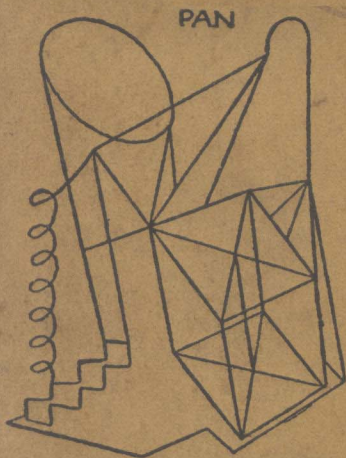


最近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編

THE MODE.
RN LITERAT.
URE OVER
THE WORLD



上海

遠東圖書公司

最近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編

PAN·UR作畫



上海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北四川路寶興路二二六號

1928

實價大洋五角半

1928 10 20 付排

1928 11 30 出版

1—2000 册

【所 版】
【有 權】

上 海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序

這一本小書雖只有幾萬字，却是數百冊英美文學雜誌的結晶。像我這樣的窮人，當然訂購不起外國雜誌，每次都是由調孚兄一大堆一大堆的從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社抱了來，其中就有曼殊斐兒的丈夫穆雷所編的 *New Adelphi*；霍桑獎金得者所佔有的 *London Mercury*；美國新派文人組織的 *Dial*；圖畫很多的英國 *Bookman* 和美國紐約時報書報評論，一張圖畫也沒有，或者偶爾也有幾張圖畫的美國 *Bookman* 和英國倫敦時報文學副刊；此外還有斯拉夫評論可以看到俄國文學的近況，斯干底那維亞評論可以看到瑞典丹麥挪威

文學的近況，五花八門，一共總有一二十種之多。於是我一本一本的拿來翻看，勢利眼，專挑偉大的有名的作家，沙裏揀金似的慢慢的找，偶爾找到一兩個新鮮的消息，便歡喜得不得了，趕忙燒直了下來，既非翻譯，又非創作，原文流暢的，就按字直譯；不流暢的，就重行將文法組織一番；偶爾興到，也加上幾句批評；做成以後，自己看看，連我也不知道是譯是做，或是別的什麼東西，就美其名曰“編”罷。做完稿子便連原來的雜誌一同交給振鐸調孚兩兄，蒙他們按期替我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名爲現代文壇雜話，從一九二七年六月做起，做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足足一年半有餘。現在又蒙振鐸允許我另出單行本，便趁年終的時候，把這些零碎的文學史料搜集起來，出一本書，改名最近的世界文學，有一小部分則收入作品與作家（北新書局出版），做一個結束。對於振鐸調孚兩兄，我在此誠懇的感謝。

現在再來吹幾句罷：這一本書說沒有用也有用，牠就好在一個“新鮮”，任什麼文學史，出得多

麼新，也沒有我這裏面的材料。所以這本書可以補文學史的不足。我們如果迫切的想要知道最近的世界文學是個什麼樣子，一些著名的文學家是否仍在繼續的努力，這一本書便可以適應這個要求了。

爲了閱覽便利起見，按國分編：俄國五篇，法國十篇，英國十七篇，美國六篇，德奧瑞士八篇，斯干底那維亞四篇，南歐四篇，波蘭一篇，阿非利加二篇，一共五十七篇。

後面還附了一個西文索引，以便隨時檢查。

趙景深。一九二八，一一，一三。

目 次

序

俄羅斯：

- 柴霍甫想做長篇小說..... 1
- 托爾斯泰的秘密日記..... 7
- 倫敦紀念托爾斯泰..... 9
- 萊美莎夫獨創作風.....13
- 路柴諾夫的宗教觀.....15

法蘭西：

- 別開生面的嘉爾曼新序.....19
- 巴爾紇克創作的豪興.....23

新譯波特萊耳書簡.....	27
法蘭西詩壇近況.....	29
法朗士與阿曼夫人.....	31
杜哈美爾的俄國觀.....	35
十五卷的小說巨製.....	39
羅曼羅蘭的搖盪的靈魂.....	41
老當益壯的補爾惹.....	45
補爾惹又有小說問世.....	49

英吉利:

雪萊不是美麗的天使.....	51
辜律勒己的新研究.....	55
最詳細的康拉特傳.....	57
一盤甜菜.....	61
紐約時報痛罵賓那脫.....	63
威爾斯的新小說.....	67
倪可師的神秘小說.....	69
唐珊南美麗的文筆.....	71
羅蘭斯的兩性描寫.....	73

琵琶詞侶是個膽怯者.....	75
曼殊斐兒日記.....	77
巴林的補鍋匠的箔葉.....	81
包一得調侃古今文人.....	85
戈斯逝世.....	87
散芝褒理論戈斯.....	91
高爾斯華綏大著完成.....	93
霍桑獎金.....	97

美利堅：

自然的驕子莎留.....	101
愛倫坡交了好運.....	105
馬克吐溫的母親.....	109
霍威爾投稿被拒.....	111
羅偉爾最後的遺著.....	115
奧奈爾的近作.....	117

德意志(附奧大利與瑞士)：

海涅那個人.....	121
------------	-----

霍甫特曼的新史詩.....	123
德國詩人列爾克.....	127
德國的巴比塞溫魯.....	129
顯尼志勞的破曉.....	133
又是顯尼志勞.....	137
顯尼志勞寫灰色小說.....	139
哥德以後的大詩人.....	141

斯干底那維亞：

拉綺洛孚的將軍指環.....	143
最近的瑞典文壇.....	147
再談談瑞典文壇.....	151
挪威女作家新訊.....	153

意大利：

丹農雪烏全集.....	155
新的茄茶諾華.....	157
巴比尼論米西盎則羅.....	161

西班牙：

悲慘的西班牙人…………… 163

波蘭：

有名的顯克微支傳…………… 167

阿非利加：

須萊納爾的遺著…………… 169

黑人的詩…………… 173

柴霍甫想做長篇小說

我們都知道柴霍甫(A. Chekhov)是短篇小說家，但他也曾想做長篇小說。他夢想着這部小說的輪廓，時時向人家談起。背景是鄉村，人物則是上自地主，下至佃戶。像他這樣的才能，寫長篇小說本非難事。況且所寫的又是鄉村，凡看過他的郵差伊葛花聖誕節愉快農夫等篇的，大約誰也要說，他不但擅長於都會描寫，也擅長於鄉村描寫罷？那麼，他能夠寫出這偉大的長篇，自可不言而喻了。

柴霍甫發願要寫這個長篇時，是想在一年以內寫完。後來想多用幾年工夫——最後竟想繼續寫許多年了。但是過了許多年，他竟一點也沒有寫

出來，一直到他死後，還是沒有發表過片紙隻字。

據說他的長篇之所以不能成功，有三個原因：第一，他對於自己的長篇希望過大，想匯聚但丁莎士比亞哥德托爾斯泰各作家之特長，集於一身；第二，他那長篇小說的計畫，不自覺的都分別融化到短篇小說裏面去了。

第三個原因便是他不相信自己能寫長東西。這是在新出的柴霍甫書簡拾遺(Uncollected Letters of Anton Chekhov)裏看出來的。莫說長篇小說，就連四萬多字的中篇草原(The Steppe)他都覺得非常困難。這時是一八八八年，他第一次做這樣長的東西。以前他只寫些兩三頁的短篇，和帶歌的通俗白話劇，無非藉以糊口，支撐着兄弟姊妹的生活罷了。

他開始寫草原時，就戰兢兢的有些恐懼。那時他一面拚命掙扎着寫下去，一面寫信給他的朋友格里各羅威契(Grigorovitch)道：“我開始作一件大東西。……取材於草原，許久沒有人描寫過這種景色了。我幻想着廣大的平原，黑暗的夜間，平原

上有牧羊人、猶太人以及修道士，還有車站、馬車、鳥雀之類。每一章都可以獨立，然而又互相關聯。我的目的想使其有同樣的調子，同樣的香氣，五章所寫都是一個人物。我覺得頗有成就，草原裏處處都有乾草的氣息。不過就全體看來，總覺得不大完善。因為我不慣於寫長篇，便時常怕累贅，偏偏寫來是非常累贅的。我把許多事放在一起，好像經過壓榨機壓過似的。印象羣集，彼此掣肘——事實繁多，因此看起來很容易使人生倦。總之，結果不是詩意的圖畫，卻是乾燥的詳細創造出來的印象，簡直好像是一個‘述略。’我不是給人藝術而又統一的草原，簡直是要人看草原百科全書了！一開始就不利。不過我卻不害怕，就是百科全書也有一點好處。也許可以開擴現代人的眼界，使他們知道草原是美麗的富藏，還沒有經人發掘過，也就是俄國藝術家取之不盡的材料。如果我的草原能夠提醒忘了的人，能夠使詩人沈思片刻，我便感謝不盡了。我求你恕我作得潦草，這並不是我故意如此，實在是由於我還沒有寫長篇的能力。……”

其實草原很有美麗的詩意，柴霍甫不過是自歉罷了。自此稿在有名的刊物上發表以後，很得了些當時的好評。同年二月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你問我寫些什麼東西。自從作草原以後，什麼也沒有作過。我開始一個陰森的故事，只寫了半頁，（還不十分壞）就寫不下去了。閒着無聊，仿着法國式寫了一篇通俗劇，題名為熊。此外還寫了一個短篇，如此而已。草原累得我一身大汗，大傷元氣，要將息許久，纔能重整旗鼓，再寫嚴肅的故事呢。”

因了草原的成功，他便想鼓起勇氣，來寫一個長篇小說。他確曾動過手，後來感到困難，便爾中輟。他有一次寫信給格里各羅威契道：“我想在夏天續作中輟了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寫的是鄉村，（有地主和佃戶）以幾家的家庭生活為代表。草原是很特別的，景物的描寫容易使人感到單調乏味。現在的這部長篇將寫智識階級的人，如男人，女人，戀愛，結婚，小孩之類，大約讀者再不會感到乏味了。”

過了十個月光景，柴霍甫又向格里各羅威契

提起這個“名未定”的長篇道：“我非常想寫我的長篇，時常熱望着坐下來寫，偏偏又沒有力量。我開了一個頭，現在卻怕續寫下去。決定慢慢的寫，不想速成，一定要修改多次，期以數年之力。一年就寫成功是寫不好的。我時常覺得今年不滿意於去年的作品，好像一年比一年進步，這就是我不願速成的緣故。如果這個長篇失敗了，我也就沒有希望了。”

可惜柴霍甫有肺結核病，以致只活四十幾歲就與世長辭，他的長篇小說終於不曾和世人相見。

從他的書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三件事：第一，是他很喜歡自己的愉快(Happiness)，他寫信給格里各羅威契說：“我又出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其中愉快一篇我自以為是最好的。容我把這篇東西獻給你罷。你將同意於我的默想。故事的背景是草原——一個平原，晚間東方發出微薄的光，一羣羊，三個人在談着愉快。”第二，他很不喜歡批評家，曾寫信給他的朋友道：“我從來不曾讀過斯卡皮柴夫斯基(Skabitchevsky)。不久以前我拿起他的近代

俄國文學史來看；只看了一點點就丟開了。我不歡
喜牠。我真不懂寫這些東西幹什麼。斯卡皮柴夫斯
基一類的人自認為犧牲者，在街上大嚷：‘皮匠伊凡
諾夫的鞋子做得不好！’或者是：‘木匠謝米諾夫的
桌子做得不錯！’誰管得着這些呢？鞋子和桌子經
他一喊也不會立刻好起來。總之這種人與寄生蟲
一樣，只知倚賴別人的作品生活，我真有些看不
透！”第三，他最早認識珂羅連科，一八八八年受學
院的文學獎金時，曾寫信給格里各羅威契道：“我
知道我自己不配領獎，應該珂羅連科這位青年作
家得獎的。”